



礼赞,山河铭记着他们

当八一军旗在晨曦中迎风飘扬,当岁月的指针划过近百个春秋,那些镌刻在民族骨血中的记忆从未褪色。值此建军节到来之际,本期副刊特别推出纪念专题。

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重温战地记者的激昂笔墨,探寻战斗英雄的不朽传奇。

一个铅字就等于一颗子弹

■ 陈荣力

四明山下,上虞永和镇,因唐朝大诗人贺知章曾在此隐居得名。此地本该交通不便,然而一条浙东运河穿镇而过,因此成为集四方物产、纳八方商贾、领风气之先的山乡旺埠。

1930年5月,何云离开家乡上虞。乌篷船划开水波,吱吱哑哑地响着,渐行渐远。在家乡的七年里,何云的公开身份一直是教师。教师的职业,让何云对浙东农村社会有了直接而深刻的认知。他与共产党员钱念先一起举办农民夜校,在《上虞声》三日报撰文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行径,呼吁关注“许多因没有读书而喊出苦来的孩子”。

1930年,获悉国民党省党部清党密令,自知难以继续在家乡立足的何云,只身奔赴上海。

此后,何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党团宣传部长。1933年5月1日,“御侮会”组织了几千人的“五一”抗日大游行,作为五位游行总负责人之一,他被捕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何云和一批政治犯获释出狱。他顾不得回乡看望五年未见的母亲,即服从组织安排,担任南京《金陵日报》编辑,尔后又只身奔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筹办的《新华日报》创刊工作。其负责编辑的国际新闻版,尤以独到的眼光、细致的作风,为读者喜爱。1938年7月,武汉大会战开始,《新华日报》人员将被疏散,根据长江局指示,何云冲破重重险阻奔赴西安,筹备《新华日报》西北版创刊工作。作为我党不可多得的办报人才,何云的人生经历和战斗足迹,与《新华日报》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不料,《新华日报》西北版因遭蒋介石反对,被迫胎死腹中。恰在此时,朱德总司令去延安参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途经西安,在采写《访朱德总指挥》长篇报道之际,何云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西北版胎死腹中的情况。朱老总明确表态:“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随即彭德怀副总司令向中央报告了拟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一事,经中央六届

六中全会决定,由何云负责去晋东南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得知中央决定的何云,义无反顾地担起了奔赴太行山创立我党敌后抗日新闻阵地的重任。

出西安、过渑池、渡黄河、经长治,闯过常遭日机轰炸的平汉铁路、陇海铁路,10月中旬,何云带领《新华日报》西北分馆部分同志和少量设备,到达山西沁县南部的后沟村,开始《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紧张创办工作。

战时办报,又处在太行山区,艰难可想而知。凭着从西安带过来的一台老掉牙的四开铅印机、一套铅字等极简陋的设备,何云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铅字不足,何云就带领大家反复研究制造出了“半铅模”,创造了用土纸打纸版的简易办法。纸张和油墨短缺,何云带上山砍松枝造油墨,下乡收麻土、破布碾浆造纸。初次办报的青年人不懂办报业务,何云就循循善诱讲授新闻理论,手把手教他们编稿、划版、校对。

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正式创刊,首发就达2万多份。在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仅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创办成一张具有权威性的正规报纸,何云和报社的同志们,创造了我党、我军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创造了抗日根据地办报的一个奇迹。朱总司令闻讯后,专门写信鼓励,奖给报社100块银元。

从进驻太行山沁县后沟村创办第一期报纸开始,《新华日报》华北版几乎是伴随着扫荡和反扫荡成长的。“背起报馆打游击”,也成为何云和战友们的自觉行动和真实写照。

1939年7月1日,敌人对根据地开展“六路围攻”,7月6日,敌人已侵占沁县,7月7日华北版照样出版,还增发了两版专刊。当何云他们撤出阵地时,前方已不再有机关和部队。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战斗打响,何云带领部分记者和油印机,跟着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等在火线上编稿、审阅、刻印、发行,把战斗的消息迅速传给全国军民和国际社会。

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华北分馆)主任(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将自己全部的智慧 and 精力、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交给了报

社和报纸。每日从制定宣传报道计划、召开编委会议、传达北方局指示、签发4个版的稿件,到审阅4个版的大样,他都是事事一丝不苟,一字不苟。夜晚审阅一大堆书简文稿,有时还要赶写社论和专论,经常一灯荧荧苦思到深夜。即使在生病期间,何云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一面吃药,一面工作,只要还能起床,他就装成没病的样子。

“一个铅字就等于一颗子弹。”这是何云经常说的,更是他对自己肩负的使命的深刻认知。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山西区发动了“铁壁合围”式大扫荡。重兵压境之际,何云率领全社同志继续工作,坚持出版。24日拂晓,日军突然从武乡袭击报社驻地辽县麻田,何云于一小时前得到情报,立即带领大家转移到了敌人的侧翼。3万日军将麻田四周山地团团包围,并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此时,报社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情况十分危急。26日凌晨,何云组织力量兵分三路突围,由于敌众我寡,伤亡很大,突围没有成功。27日,何云率领身边仅有的几个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附近,当晚架起电台,收听延安电讯,亲自动手撰写稿件,计划出版快讯。28日黎明,日军开始搜山。此时何云仍在收听延安的电讯,待收听完毕转移时,已被敌人死死包围。何云命令身边的同志:“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当俘虏!”突围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何云的身体,年仅37岁的何云壮烈殉国。报社其他40余人同时牺牲。巍巍太行山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42年5月28日。

何云壮烈殉国的噩耗传到延安、传到华北,各地一片悲愤,刘伯承同志痛惜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我党抗日新闻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开拓者——太行新闻烈士何云殉国83周年。在烈士的故乡浙东上虞永和镇,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何云故居纪念馆,正迎来越来越多的参观者。

这就是指挥部总计划的第二步,在“掏空”之后,给你来一个“烧棚”。

刘政委看到预想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一声令下:撤!

队伍撤出炮楼,留下了一片火光,这一夜注定是个大长中国人民威风,大灭日本鬼子气焰的时刻!

这场大火一烧,炮楼里一些辅助建筑俱成灰烬,出现了一处又一处的断墙残壁!福田在这乌龟壳里是怎么也躲不下去了。

当他听说“来放火烧楼”的人已经撤回去了,便急忙指令“老钳”领路,自己带着仅存的10多个日本兵,一脚高、一脚低,从刚刚燃烧过的废墟上跨过去,悄悄地爬出炮楼。

这时已经半夜更深,四周一片漆黑。但福田一踏上熟悉的铁道线,心中忽然升起一阵暗喜。

正当福田耸了耸肩,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老朋友山左,自己又有了一条活路之时,殊不知,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此时正被无情地一寸一寸收紧。

这天傍晚时分,支队政委刘伟与支队长杨光经过缜密商量,决定启用预备队的力量。就在一线战斗更趋激烈之时,原先隐藏在敌人14号楼与16号楼

■ 陈灿

再次与自己重逢

那顶旧铜盔里煮着整座山的阴晴
风云日月一起随火焰沉浮
如牧鞭下的牛羊尽在掌握
那条早已经褪色的止血带
正把亚热带雨林气候越捆越紧
弹壳遗落阵地已经四十年
一枚指纹结痂在枪栓上
可这些都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在肋骨内侧它们一直会
跟随天气变化隐隐作痛
提醒着随时接受大地点名



你听 大地深处
生锈的冲锋号骤然响起
所有墓碑集体向右看齐
我看见十八岁的风
正从弹孔裂缝里列队而出

目光瞬间绷直——有人
在弹片深处喊我的编号

战斗间隙总爱把止血带
编织成一只美丽蝴蝶
你说春天要在伤口里过冬
一条止血带对草木冷暖了然于心
现在我仍珍藏着

你没抽完的半支香烟
还在记忆深处缭绕
那封没有读完的家书
还蜷缩在玻璃展柜里
猫耳洞里那只搪瓷缸
长出了铁锈的菌丝
你那只龟状军用水壶
悬挂在猫耳洞洞壁上
接住整个雨季
一张旧地图上
仍挺立着半截铅笔
笔尖牢牢插在
那个圆点里的阵地……

为什么 这些年
有那么多战友转身往回走
沿灵魂急切的呐喊声
走到记忆深处
脚步踟蹰着蹂躏在
青春的足迹上
那是期待
再次与自己重逢

你听 大地深处
生锈的冲锋号骤然响起
所有墓碑集体向右看齐
我看见十八岁的风
正从弹孔裂缝里列队而出

最后的情书

黄昏如梦境漫过阵地
漫过我漏洞百出的肢体
鲜血消消灌溉着身下的焦土
而风 正带着我的乳名
跋山涉水来到故乡
翻动你手中的纸页——
那是我留给你最后的抒情
那些墨迹上布满弹孔

每个字都被硝烟仔细咀嚼过
标点发烫如刚出膛的子弹
会灼伤村庄失眠的灯火

知道你说过会等我
像等一场停战协定
可我们之间的爱情不用设置谈判桌
战争也从不签署温柔的条款
我藏进信封的吻
请你一定要抠出来压在石头下
永远别去再撇开
若你梦见我从熟睡中踩着蛙声归来
千万不能掀开盖着我的旗帜
那下面没有丈夫
只有一件军装作我替身……
而当你老了
像一位外国诗人写得那样
在炉火旁打盹
请把这封遗书折成一只鸽子
吧——
我的灵魂就盘旋在它的翅膀上
一遍遍 为你练习着陆……

战地记忆

他们说时间是最好的军医——
可我的伤口里
潜伏着火焰刀刃与雷区
每次弯腰系鞋带
都能听见钢盔滚落的声音
像那年未爆的手雷
在记忆的淤泥里
继续倒计时

硝烟中定影出一张张年轻的脸
比遗照上的笑容
生动
(连队花名册有一页被时光蛀空
那一页正是我们阵地的坐标
后来连队文书用橡皮擦修改连史时
碎屑落进我的眼窝
长成南方那座主峰上
一株倔强的战地兰花草)

原谅我总在深夜
把集合哨音一再吹响
梦中阵地上那排月光从未解散
一直列队整装待发

小说

■ 贝新荣

为了实施“拔除炮楼”的终极目标,3艘水乡特有的大型航船,在傍晚时分悄无声息地停靠在离江南抗日支队部最近的码头上。这种航船船身大,隐蔽性好,每只船可载员50名,船身有用竹篾编织而成的棚子围住,只要前后舱门一关,外界就看不到船内的动静。这时,但见着装整齐的武装战士,有序地入舱,3条船,分乘着150名战士,在暮色渐降之时离岸启程。

待到水陆两路的战士集聚到镇东临近16号炮楼的抗日支队设立的指挥部时,支队长杨光已经全副武装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带领一个小队直扑敌人的炮楼。听到门口有动静,在底层守卫的两个伪军班顿时乱了,漫无目标地向门口放起枪来。住在二层的一些鬼子和炮楼顶层的日本中尉福田与当地流民、鬼子走狗“老钳”,也立马仓皇应战。二层的鬼子兵毕竟比较有作战经验,他们从情况判断,在天黑之后出现枪声,必有抗日武装的力量,于是也不顾底层那些伪军的死活,立即用机枪封锁了从底层通向二层的通道,在各个窗口配备了武力守卫,预防有人翻窗而入。

支队政委刘伟、支队长杨光认为,“掏空底层”的目的已达,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主要在二层以上,由于这个炮楼建造得坚固,如果组织强攻,在那条狭小的通道上布不了多少兵力,而敌人是居高临下,用几挺机枪把口,必要时再投掷几枚手榴弹,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伤亡。

那么,它真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吗?不可能!也不给它这个可能!

这个时候还躲在炮楼里的日寇福田,说他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真是再形象不过了。面对今天这个场面,这个老兵油子不会不明白形势的险恶。从眼前的情况判断,一层的伪军武装已经不

炮楼除寇

之间港湾内的一号船的战士突然杀上岸来,要把两股敌人拦腰隔断。

刚刚从炮楼里仓皇逃出来的日酋福田,应付后面的追兵尚感不支,怎料从半路的港湾里又杀出一支生力军。一时间,他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只能哑着破嗓子乱吼:“顶住、顶住!”怎么顶得住呢?追击他的抗日支队的战士勇猛地向前赶,福田的日伪军只能且战且走向东窜,而东边刚刚从船上跃出投入战斗的这批生力军,严严地堵住他的逃窜之路,一阵紧似一阵的火力压得这一小股敌人抬不起头来。福田依仗着身边几个忠诚的护兵弓着腰躲 在路基下端,心里只盼着曾经电话联系过的山左,能快点赶来为自己解围。

14号炮楼的日本小头目山左能来解救福田吗?这是做梦。

杨光和刘伟带领的抗日武装支队,早就根据“围点打援”的策略,把山左这一伙敌人包饺子一样围了个严实。他不但无法向前突进,连想缩回原来的老窝也已经不可能了。这时,奉命对付他的突击排和机枪连已经布好阵容;刚刚入伍、第一次跟随老战士上战场的谢利军等一队新兵,听从杨光的调遣,发挥他们对当地地形地貌熟悉的特长,也已经从齐人高的桑园地里迂回到鬼子山左的后方,构筑起一个四面包围、一举歼灭之势。

从战斗现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活捉‘老钳’”。刘伟就在阵地前沿当场对“老钳”做了审问,摸清了他在离开福田鬼子的时候,福田旁边还有多少伪军、多少日本人。他们手里的主要武器是什么。当“老钳”一一回答清楚之后,刘政委下令将其押解下船,严加看守。

这时,从14号炮楼过来企图为福田解围的敌人,由于中途遭到拦击,已经挣扎了两个多小时,死的死、伤的伤,已经形成不了有力的作战阵容。

刘政委的队伍歼灭了14号炮楼山

左少尉这一活鬼之后,回转身来,参与围堵16号炮楼内逃出来的福田这一伙残敌。此刻,刘伟指挥在前,杨光督战在后,在这一段铁道线上,把福田这只疯狗困在中间,成了一个铁筒合围之势,敌人除非有插翅之术,不然是绝对跳不出这个密密的包围圈的。

走投无路的福田,看看身边虽然还有一些伪军,但都已经灰头土脸,成了惊弓之鸟。一直跟随着他的几个日本老兵,倒还保持着三分战斗姿态。

我方阵地响亮的高声喊话,不断向福田一伙的耳朵里窜去,那些小兵拉子听到喊话后更加没有恋战的心思,恨不得立即举起双手,走出掩体,向我投降。但是,只有福田不肯。他动出了一个歪主意。他要身边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兵高声回话:福田要求和杨光当面对话。

“要求当面对话?”敌人想要什么花招?不怕他!

“给他一个求生的机会。”杨光经过一番思考,答应了福田的这个要求,并且不带射击性武器,随即站上道轨。

对面的福田,战战兢兢,在两名日本兵的搀扶下,走出了他的藏身之处。

“说吧,你要见我讲什么?”杨队长气度轩昂,首先发问。

“罢兵。”福田说,“我们不打了行不行?”

“可以考虑,但有一个条件,”杨光队长看着衣冠不整的福田,坚定地说,“你们缴枪投降,我们不杀俘虏。”

“这办不到。”福田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按了一下佩刀,“我是说要求你们让我走,放过我。”他又继续说道,“如果要我缴枪投降,我情愿剖腹效忠。”

他手按佩刀这一微小的动作,杨光看得很清楚,在他对面的刘伟也明显地觉察到了。他俩的心头同时闪过了一个念头:福田可能会有垂死挣扎!

“不得不防!”刘伟想。